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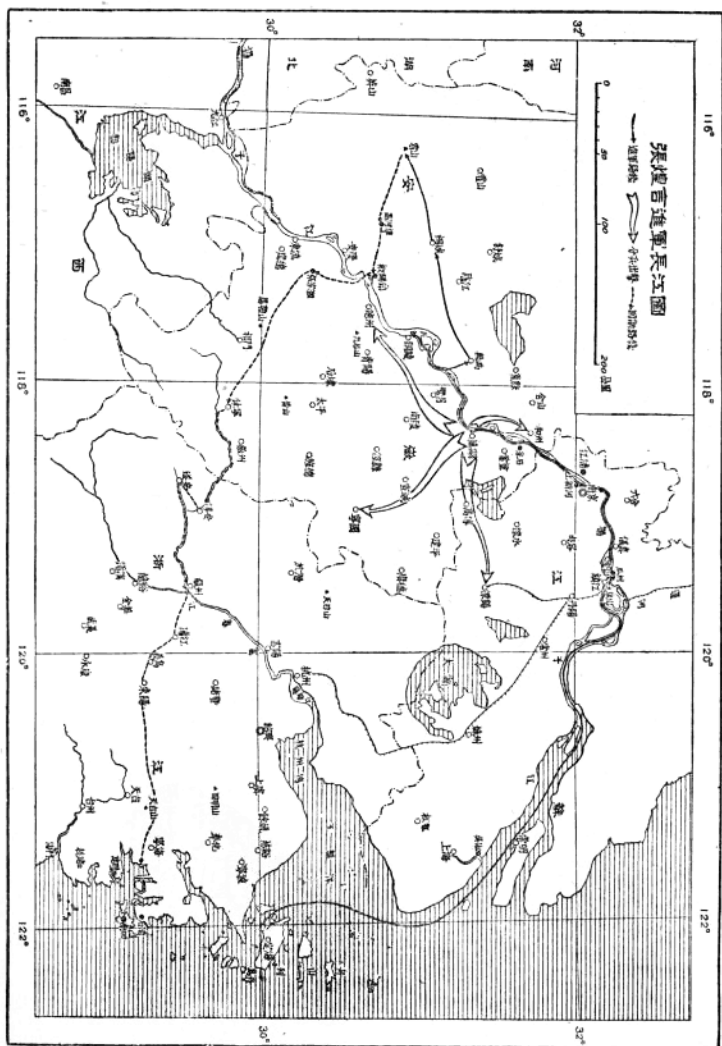
張煌言

金 家 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 煌 言 像



目 錄

投筆從戎	三
辭鄉航海	二
平岡結寨	三
保衛舟山	三
兩入長江	四〇
奔走閩浙	五〇
光復名城三十座	五九
潛行窮山二千里	七二
最後的奮鬥	八五
「垂節義於千齡」	九五
結語	一〇四
後記	一〇八

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閭位在于闕，
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
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這是明朝末年的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在被清朝軍隊俘獲後解赴杭州途中所作的兩首詩。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當清兵大舉侵入江南的時候，張煌言在他的家鄉浙江寧波組織起抗

清的義軍，和清軍艱苦鬥爭了十九年。在這十九年當中，他曾經三渡閩海，四入長江，兩遭颶風的侵襲，最後壯烈地犧牲。張煌言畢生堅持抗清鬥爭，寧死不屈，發揚了光輝的民族氣節。他的事業是值得後人追憶的。

投筆從戎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明末浙江鄞縣人。他的遠祖張知白，在宋仁宗時曾經做過宰相，原本是滄州（今河北滄縣）的住民；知白的後代由滄州遷徙到平江（在湖南），更由平江遷到鄞縣，便在那裏落戶定居。

張煌言生於公元一六二〇年（萬曆四十八年庚申）。這時明朝的國勢已經衰敗不堪。在東北境內，女真族建州部（即滿洲族）酋長努爾哈齊兼併了遼東的大部分土地，建立後金，並且開始了對明朝的侵略戰爭。但是，明神宗朱翊鈞是個鴉片煙鬼，曾經二十多年不視朝政，朝廷大臣大都文恬武嬉，不修戰守之備。金兵首先佔領了撫順，接着大敗明軍於薩爾滸（在遼寧撫順東），進陷開原、鐵嶺（都在今遼寧）。張煌言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誕生的。

張煌言誕生的這一年，明神宗死去；第二年，朱由校做了皇帝，年號天啓，他就是明熹宗。天啓短短的七年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可以說是明朝政治上最黑暗的時代，國家的軍政大權操縱在大宦官魏忠賢手中。在邊防方面，則坐失瀋陽、遼陽，使抵抗後金名

將熊廷弼冤死。在內政方面，則閹宦的惡勢力散佈到全國，知識分子中具有正義感的人士，大都遭到禁錮和殺害；地方官吏更百般地敲詐勒索，人民痛苦不堪，政治黑暗達於極點。

及至明思宗朱由檢繼位（年號崇禎，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一方面由於後金侵略的加劇，種族矛盾到了尖銳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全國範圍內農民暴動的擴大，又反映了階級矛盾的深刻化；而這又都是明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與苛刻剝削所招致和造成的。在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交織中，明思宗爲了謀求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雖然誅殺了魏忠賢，把大權拿到自己手中，但政治却仍然不可能有所改善。崇禎初年，陝北發生了嚴重的旱災，老百姓甚至「析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②，而加在他們身上的苛捐雜稅仍然有增無減，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便在陝北爆發。由於明朝統治者集中力量去鎮壓起義的農民軍，國防力量就更爲削弱，後金因而得以侵入長城以內，擾掠京畿一帶。

一六三一年，張煌言的父親圭章出任山西鹽運司判官，隨後又轉到北京任刑部員外郎；煌言因爲幼年喪母，所以一直跟隨着父親住在任上。當時後金避開了明朝在山海關外的寧遠、錦州等設防區域，移兵征服察哈爾部（蒙古部落），取道內蒙古侵入長城，橫行於直隸（今河北）、山西之間，甚至遠達黃河沿岸。這就使得少年時代的張煌言親身體會到在敵騎蹂躪下的慘痛，並且認識到亡國的可怕；從而也就激發起並奠定了他的強烈的愛國心。

煌言的父親是一位剛直的正派人物，絕對不肯隨波逐流；而當時一般正直的官吏是很難見容於朝廷的^③，於是張圭章就毅然辭去他在刑部中的職務，回到家鄉課子讀書，並且在黃宗義家任教^④。煌言除却向他父親習學經史以外，自己還練習武藝，希望將來能夠爲國殺敵。他在十六歲那年，考上了秀才。由於明朝在遼東和後金作戰一再失利，內地的官兵遇到農民軍也多不戰而潰，明思宗打算鼓勵青年士子加習武備，於是命令在考試時除試文章以外加試騎射。青年士子在這方面向來未經學習，應試時多半是虛應故事；只有張煌言手挽強弓，抽矢三發三中，與試者無不驚服^⑤。

其後，國難愈加嚴重了。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爲清。第二年，清兵征服了和明朝保持友好關係的朝鮮，軍事上無後顧之憂，更得以隨意出入長城各口。於是，祖國壯麗的山河不斷遭到清軍的蹂躪，日益被他們侵佔，千百萬善良的漢族人民被無辜地凌辱和殺害。同時，由於明朝統治者奉行着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賣國政策，更爲加深了人民的災難。這一段歷史是憤怒拌着血淚的歷史。作爲一個具有正義感的愛國知識分子，張煌言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不過他並不悲觀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地鍛鍊自己。從此，張煌言交結了一批「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⑥，以期有所作爲。

一六四二年，張煌言考中了舉人。還沒有來得及去京會試，就在這一年，明朝的官兵在

松山^④被清兵打得大敗，錦州陷落，薊遼總督洪承疇竟降清充當了漢奸。腐朽的明朝統治者，既無力抵禦外侮；同時，在起義的農民軍面前也完全失掉了「威風」。一六四四年（崇禎十七年）陰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攻取了都城北京。大官僚大地主分子、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無恥地開關降清，並引導侵略軍進入關內。在清兵與吳三桂的聯合攻擊下，李自成敗退山陝；清兵於是侵佔了北京，從而擴大其佔領範圍。

清兵入據北京時，明朝在南京的一些大臣們，立福王朱由崧爲帝，改明年爲弘光元年。這就是南明第一個政權。

福王即位之初，清兵在關內所佔尚不過直隸、山東等地，而太行以西、黃河以南的廣大領土，則完全非清兵所有。而且南明政府還擁有不少軍隊——在江北有黃得功等四鎮的軍隊，在江南有鄭芝龍的閩軍，在武漢有左良玉的三十六營兵，在江西有袁應威的贛軍，在湖南有何騰蛟的湘軍；此外，兩廣及滇黔的軍隊，也有一部分開到了江西。總計當時可以調遣投入戰鬥的官兵，當在一百萬以上。同時，李自成退保山陝，張獻忠據有四川，這兩支農民軍更給清兵以極大的威脅。又以物資而論，則淮揚的繁富，江南的殷盛，浙閩沿海的漁鹽，兩湖地區的稻米，用以供應軍需，實屬不成問題。而且抵抗侵略又是正義的戰爭。假使福王政權能够奮發圖強，放棄鎮壓農民軍的內戰政策，以抗清爲第一要務，則驅逐清兵，收復失

地，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即或不然，至少也應該維護住半壁河山。但可惜，福王政權被馬士英阮大鍼這班大官僚所把持，福王自己又昏庸腐化。他們派遣專使企圖與清朝妥協，而將主張抗清的兵部尚書史可法排擠出外，又命大將左良玉以重兵駐紮武漢，準備繼續屠殺農民軍。

清兵在侵佔北京以後的第二年，就以主力分東、北兩路攻擊李自成的農民軍，李自成被迫退出陝西。隨後東路清兵即移師南侵，進攻福王的政府。

就在這軍事情況吃緊之際，福王政權內部却因為爭奪權利，發生了火併——左良玉以誅馬阮爲名，起兵於武漢，舳舻千里，殺向南京而來。雖然左良玉在中途病死，但是他的兒子左夢庚仍領兵繼續東下。爲了個人的利害，馬士英和阮大鍼完全不顧大局，竟盡撤江北國防第一綫的軍隊到南京來進行內戰。於是，清兵乘虛而入，揚州陷落，史可法壯烈殉國；清兵就進到長江北岸。

南明駐守在鎮江方面的軍隊，是鄭鴻逵和鄭彩所率領的閩軍。當清兵迫近鎮江北岸時，鄭軍並沒有作迎擊準備，每天只是捕殺從江北潰退下來的敗兵，殺了上萬人；以後敗兵就不敢南渡，大部分投降了清兵。鄭鴻逵並且還冒指所殺的潰卒爲清兵，偽造捷報，以騙取犒軍銀兩。然而當某晚清兵乘霧渡過長江，襲取了鎮江的時候，鄭鴻逵和鄭彩却盡棄輜重，揚帆

東遁；並且沿途搶掠，一直逃回福建去了^④。清兵在攻佔鎮江之後，轉旗而西，直趨南京。福王棄南京出走，在蕪湖被俘；馬士英、阮大鍼等逃往浙江，阮大鍼不久又降清做了漢奸；左夢庚也在九江投降了清兵。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朝至此而亡。這時是一六四五年的五月。

南京既陷，清兵分路進攻浙江。馬士英與總兵方國安勉強迎戰，但一戰即潰，急渡錢塘江東遁。明朝宗室潞王朱常瀋竟率衆以杭州獻降。於是浙西全入清兵之手，浙東諸郡縣也陷於朝不保夕的狀態。

但是，人民是不甘心忍受蹂躪的，他們要行動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保衛家鄉。閏六月初九日，原九江兵備道僉事孫嘉績與給事中熊汝霖首先發難於餘姚，勞動人民不顧莊稼羣起相從的有幾千人^⑤。緊接着寧波的人民也揭竿而起。當時寧波只有一個同知代行府事，已攜帶圖籍前往杭州迎降；郡中有曾任刑部員外郎的錢肅樂竭力倡議拒城而守，獲得全城羣衆的擁護。十二日，肅樂召集群眾舉行大會^⑥，到會的各階層人民有好幾萬人。勞動人民的熱情尤其令人感動：有一個名叫戴少峯的傭工，首先報名參加義軍，並且在額上大書「恢復」二字，走遍重要街道，高呼口號，激勵人心；又有一個賣菜的小販，把他平日辛勞積蓄的一兩碎銀捐獻出來，作爲軍餉^⑦。就在這種熱烈的氣氛中，大家共推錢肅樂籌設機構以統轄郡中的軍政事務。此外，紹興人鄭遵謙也募集了三千人，殺清兵的招撫使於錢塘江上，與原兵部

尙書張國維等舉兵於紹興。一時浙東人民羣起響應，到處高舉義旗，連很冷僻的鄉村也組織起來，準備抵抗。

錢肅樂開始集師舉義的時候，曾經普遍邀請地方上的士紳，希望他們共同從事抗清的事業。但是有許多人抱着猶豫觀望的態度，惟有張煌言毅然決然地趕來參加。肅樂極爲感動。一舉事，便派煌言奉表到天台，請魯王朱以海北上監國^①。七月，浙東各路義軍共奉魯王監國於紹興。張煌言爲魯王賜進士出身，担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不久，調任兵科給事中^②。魯王政權在草創中，煌言既要草擬各項制度法令，又要進行建立軍隊的工作，經常辛勤不倦。

張煌言這時只不過是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爲了挽救祖國和民族的危難，他毅然投筆從戎，從此正式開始了他一生的主要事業——抗清鬥爭事業。

① 見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卷下，高麗張氏條。按：宋史卷三一〇有張知白傳。

②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馬懋才備陳大膽疏。

③ 據明史：崇禎帝朱由檢「性多疑而任察，……苛刻寡恩」（卷三〇九流賦傳序）。當時嚴衛「告奸之風熾」（卷二五劉宗周傳）；「凡縉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踪跡」（卷九五刑法志三）。

④ 黃宗羲有明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云：「公父刑部督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

⑤ 見沈冰壺：張公蒼水傳，載四明叢書張蒼水集附錄五。

⑥ 全祖望：張蒼水年譜。

⑦ 松山在錦州城南十八里，山西有松山堡，爲明朝軍隊駐紮之地。

⑧ 見陳鶴、陳克家：明紀卷五八，福王始末。

⑨ 見黃宗羲：魯紀年上。

⑩ 見全祖望：鮑培亭集卷七，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錢公神道第二碑銘。

⑪ 見查繼佐：東山國語，舟山前語。

⑫ 見全祖望：鮑培亭集卷九，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⑬ 見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一，監國紀上。

辭鄉航海

與魯王監國於紹興的同一時期，福建方面也出現了一個唐王政權。唐王朱聿鍵原來奉福王命令往居廣西平樂府（今廣西平樂縣）；走到杭州，正遇鄭鴻達及鄭彩兵敗返閩，二鄭把唐王看作奇貨，便簇擁他來到福州。聽到南京陷落與福王被俘的消息，鄭鴻達便聯合其兄鄭芝龍等實力派，於閏六月二十七日擁立唐王爲帝，年號隆武。鄭氏兄弟子侄都進封爲侯、伯不等；鄭芝龍並掌握了軍政大權。這就形成了唐王與魯王兩個政權同時並存的局面。唐魯二王都是明朝的宗室，所不同的，唐王是由高級將領擁立的，所以江南各地的將士在名義上都尊奉他；魯王則完全依靠浙東抗清義軍的擁護與支持，因而號令不出浙江一步。

無論唐王或魯王政權，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與弘光時代相比較，都是相對惡劣，相對艱苦。因爲一方面，李自成已敗死於湖北通山縣的九宮山，清兵已侵佔山陝，入據武漢，進逼湖南；另一方面，長江下游的富庶地區也先後失陷。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人力、土地以及其他物質方面的條件，都遠不如弘光時期。

但這並不是說抗戰的有利條件已完全喪失；相反地，客觀環境的艱苦，却更容易激起人民羣衆救亡圖存的熱情。清兵在攻陷南京以後，曾命令其統治區域的人民一律薙髮結辮，不肯薙髮結辮的要斬首，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是對於漢人極大的侮辱。命令傳到江南，漢奸降將們乘勢騷擾，於是人情忿怒，羣起反抗。當時各地人民多起而據城自保，他們或者表示歸附唐王，或者就近受魯王節制。這些抗清的人民武裝，在客觀上對於唐魯二王政權起了很大的屏藩作用。

同時，李自成農民軍餘部鑒於國難嚴重，願意與南明政權合作，堅持抗清的鬥爭。李自成敗死後，其部將郝搖旗等偕同一部分農民軍約十萬人到長沙，依湖廣總督何騰蛟；不久，李自成侄兒李錦也奉自成之妻高氏，率領部下三十萬人到湖南，接受南明政府的指揮。唐王親自寫信慰勞李錦，以李錦所部農民軍爲「忠貞營」；並規定由何騰蛟就近指揮，準備用來配合閩浙方面的軍隊收復江西。雖然由於鄭芝龍按兵不動，收復江西的計劃未能實現；但是因爲有了這一支相當強大的部隊，在唐魯二王政權存在時期，清兵便一直沒有能够侵佔湖廣地區（今湖南湖北）。

不過，儘管客觀上還存在着這些有利的條件，由於主觀上依舊有着極大的缺點，唐魯二王政權終於走向覆滅的道路。

首先是這兩個政權互相對立，不能合作。唐王稱帝以後，曾派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往浙東頒佈即位詔書。浙東諸臣已奉魯王監國，所以討論是否應該開讀唐王的詔書，因為這裏面牽扯到魯王的地位問題。在會議上大家有着不同的意見。熊汝霖等反對開讀，他們以為無論是魯王或唐王，同是明朝的宗室，無所謂親疏之別；而且浙閩兩方面起兵，都是爲了抗清，也無所謂先後之分。如果開讀唐王詔書，就是表示向閩中稱臣，怕會阻抑士氣^⑤，以致義師星散；而浙江若失，福建也不保，所以願奉魯王以激勵將士^⑥。錢肅樂則惟恐引起爭端，甚或釀成同室操戈，他說：「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皇太叔以報命，未爲不可。」^⑦

魯王對於閩中頒詔這件事本來就不高興，因見羣臣爭論不下，便揚言將重返台州，以退居藩位相要挾。當時浙東羣心惶惶，不知何從；在前綫督師的大學士張國維急忙趕回紹興，並馳疏唐王表示自己的態度。疏中說道：「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原。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⑧另外還有不少人附和張國維的意見，於是魯王就拒絕接受唐王的命令，不用隆武年號，而規定以明年爲監國魯元年。劉中藻未能達成使命而返，浙閩兩政權間的嫌隙從此開始。